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大遜記

建文皇帝　懿文皇太子之子也生十有六年而皇
太子薨
高皇帝時年且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哭甚
哀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今富於春秋
宜正位儲極繫四海之望願　皇上無過傷　高
祖曰善於是立皇孫允炆爲　皇太孫置東宮官
具差擇以充太孫性仁厚好文章典禮奉命參決

幾務時方尚嚴覈太孫濟以寬中外欣戴焉即位之明年改元建文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尊母妃呂氏爲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立子文奎爲皇太子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熈徐王詔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著實跡禮請赴京授祿位與共治軍民有高年八十九十者賜肉米酒絮帛有差身犯杖而上罪及隸卒娼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不能

自活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戚屬收養無戚屬者責鄰里養之毋令失所其田土荒蕪無耕賦者除其繇督有司勸農桑興學校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廢官清濁在考覈公平內外臺察官其廉諸政跡異常及闒茸不才者以聞詔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爨五世而上鄉黨稱孝義者有司勘實旌表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存者收養濟院兵後骸骨令暴露者瘞埋之衛所軍戶絕者即除伍毋勾時　天子嘉意稽古禮文之事而學士方孝孺學行重一時於是君臣相得甚懽大政議輒咨臨朝奏事召

臣條議可否而批答章疏必孝孺詣扆前造膝書祀先師于太學盥獻拜跪禮如廟社儀御彜倫堂講經賞師生鈔幣有差遣戶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行天下問民所疾苦建省躬殿爲退朝宴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夏訓聲色宮室之戒命孝孺作銘而歲論囚視往年減十之三制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以匡政宣化毋理庶獄當是時天下翕然望治而 高皇帝所定殿閣門名及百官制頗多所更張時諸王國所分地大侈而王得擅錢穀甲兵

自子專制其國中　上爲太孫時業內以爲憂一日坐東角門召侍講黃子澄告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　太孫喜曰吾無慮矣及即位諸王自秦晉外皆　天子叔父擁重兵地嫌勢偪乃援遺詔止諸王毋會葬令國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欲侵奪其權於是與諸王浸相疑貳一日罷朝上召大常卿黃子澄謂之曰先生顧憶曩者東角門之言乎對曰臣何敢忘然幾事須密願　陛下愼慮徐思所圖子澄退語兵尚書齊泰與密謀齊泰者　高皇帝太漸特受顧命臣也泰欲先燕曰

燕握重兵有大志嘗先以不軌削之餘可徐制也
子澄曰不然燕王勇智且習兵豫爲計之日久猝
難圖宜先周剪其手足而燕乃可圖也命曹國公
李景隆猝調兵圖河南執周王橚以來奪爵遷雲
南已而代齊皆不法方孝孺議以爲代王宜以德
化導令往蜀詣蜀王所受學使日漸於善而召齊
王榑拘之京師會燕王入朝以　太祖小祥故行皇
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戶侍郎卓敬劾
不敬不報王還國世子及弟高煦高燧留京師齊
泰欲即收之黃子澄曰不可恐彼備益深莫若遣

俱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魏國公輝祖姊子也輝祖密言於上曰臣三甥中高煦最勇悍無賴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國患必留勿遣而輝祖弟增壽駙馬寧爲曲護得俱歸於是燕王得京師動静益詳已而削岷王楩護衛降敕切責湘湘王栢自焚死命都督宋忠調邊軍三萬屯開平燕精卒隸馬召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還京師遣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擢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以察燕燕巳燕左護衛倪諒上變事詔諸燕官

校而王亦被詔切讓王慼迫甚乃稱疾佯狂走市中奪食飲語言蹇亂或臥土壤中暈仆者彌日冀奉無事布政昺入問疾王六月擁烘爐坐且呼寒昺歎息而出長史葛誠受密旨圖燕密語曰王何病不得上故耳會燕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師下獄窮訊得燕事卽發符賫昺令逮王府官屬而約長史誠及護衛指揮震爲內應已又敕都指揮使張信卽擒王信受命數日未敢發而色憂母問之故信以直告母驚曰愼毋爲家族禍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且汝獨不聞

汝父夙昔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終有天下信益憂念不知計所出已復赦趣信信艴然曰何至是其無乃已甚乎乃往啓見王王不聽入於是乘婦人輿詣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乃聽入信入拜床下王陽爲感風憒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故當告臣王語作蹇亂狀謂之曰我疾甚無他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敕臣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縛儻有意當告臣王見其誠至蹶然起不覺下拜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呼爲恩張乃召素與謀者僧道衍指揮張玉千戶朱

能等來與其語語未卒忽簷尾墮碎王以爲不祥
意大沮道衍曰祥也天意欲殿下易黃尾耳制王
宮殿尾色碧天子宮殿黃故云然是日謀乃定時
謝貴等以北平七衛軍布城中塞巷圍王城矣又
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王稱疾稍愈御東殿陽爲
收縛朝所遣者護衛官屬昺貴付之昺以爲信乃
從諸壯士以往入端禮門門者拒諸壯士不得入
王扶雙杖坐殿門召燕府屬官入賜宴行酒進瓜
令校尉拳碎之乃曰水出取刀剖於是伏甲出捽
葛誠盧振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

追處爾立誅斬誠震命玉能等分攻奪北平九門
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震馳騎往大呼曰汝輩何
自苦今朝廷巳下制聽　王節制北平矣君果誰
爲者衆乃散於是下令安輯城中外斬貴昺以徇
而靖難師起時都督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宿
重兵　王謂諸將曰居庸關巖險此北平襟喉必
據此乃無北顧憂今往乘其猝可取也稍緩之彼
增兵峻防難圖矣於是馳往襲居庸克之瑱走依
宋忠　王復欲攻懷來諸將以衆寡不敵爲疑
王曰忠輕勇寡謀難以力競惟當以急奪遂帥精

銳八千卷甲疾趨之時忠聞燕師定起乃宣言燕將士在軍者家盡屠欲以激怒士士疑未信　王乃命其家人張舊旗幟以往衆遥相識已又識其父兄子弟呼輒應乃懽呼自歸忠帥餘衆倉皇迎戰未成列爲王師所薄遂大敗遂克懷來執忠瑱斬之由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雲中上谷守將各往往降附矣於是王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者業傳萬世推恩封建諸子爲王有分土用鞏固宗廟以爲磐石宗

皇考賓天　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黃子澄

輩包藏禍心恣譏奮毒樠榑栢桂梗五弟不踰年
僉見削奪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闔室自焚聖仁
在上胡寧忍此臣守藩于燕二十年寅畏小心奉
法循分　陛下嗣統而來恒思愼抑爲諸王先事
君之誠明于皎日而奸臣赦　陛下聰明誣直爲
枉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五毒令言臣不軌
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内外甲馬馳
突征鼓喧鍧圍守臣府如湯如火號地呼天擗踊
無訴竊念臣於　孝康皇帝同父毋兄弟也事
陛下如事天也權姦之計豈惟害臣譬伐大樹先

剪附枝長此不已社稷危矣惟　陛下廓日月之
明奮雷霆之斷去兇慝以永安宗社天下幸甚又
伏睹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慝親王訓
兵待命竊計姦臣蟠結深固恐　陛下未易卽除
謹肅兵以俟惟　陛下命之書奏詔削王屬籍遣
長興侯耿炳文率列侯諸將將步騎百萬以伐燕
炳文遣都督徐凱將十萬駐河間潘忠將十萬屯
莫州楊松將選鋒徑薄雄縣而自帥大軍屯真定
燕王亦自將至涿鹿屯婁桑以禦師王謂諸將曰今
夕中秋彼不戒必飲酒高會可破也令軍士秣馬

蓐食晡渡白藤江夜半抵雄黎明破其城而入松及麾下九千皆戰沒獲馬八千疋　王度潘忠在莫州聞雄急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今日必生擒潘忠諸將未之信於是命譚淵領千人入月樣橋下翳草木伏水中而令軍士伏路側約接戰乃舉砲已而忠等至　王進兵逆擊之方戰砲舉伏起忠駭亂急趨橋而伏兵據橋夾擊之果遂生擒忠下莫州又獲馬九千餘　王語諸將曰炳文在真定聞我兵在莫不虞我猝至又聞雄莫陷急不知所圖由間道襲之可破也遂進師時炳文軍滹

沱河北營西門直抵西山而都指揮張玉偵之還言於王曰炳文軍無律而囂且其上有敗氣可破也有精銳獨嚴備西北而東南弛乃帥驍騎數千繞城西徑破其東南營於是炳文乃大敗走入城固守報聞　天子乃大恐召羣臣問計而黃子澄以爲今逆順強弱大小之勢較然獨長興侯不足任故敗今曹國公景隆有文武才可任任景隆燕不足破也李景隆者岐陽王文忠子方幼時　高祖大愛之使讀書親儒生於是與一時諸學士相結爲名高故子澄薦之惟　天子亦以爲元勳子

可任也賜通天犀帶賜鈇鉞使專征而親餞之初
大祖諸子中燕王勇稱善戰而寧王權多智稱善謀
洪武中燕王行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結甚懽至
是燕雖驟勝然軍實單寡而大寧領朶顏等三衛
多胡人獷悍善戰又寧戍卒皆中外遷徙之衆苦
北地寒固日夜思歸於是王欲得大寧會下詔削
寧王三護衛王乃大喜曰此天賛我也陽不知詔
削護衛事而爲書告寧王言今大師四集誠窮蹙求
王爲和解時李景隆巳乘傳至德州收散亡將士
并調諸道兵營河間矣而江陰侯攻永平諸將聞

李景隆將而懼王咲曰李九江矜愎寡謀外厲而中餒又膏粱子身未嘗見大軍而遽使將兵彼烏知兵哉吾破之必矣然吾在此彼必不敢來今江陰侯攻永平急我往援彼必喜而來吾回師擊之可大破也諸將皆內以北平爲憂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推誠善任使足辦敵江陰侯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之圍而破李九江也遂令世子居守於是景隆瞰王出果大喜將大軍薄北平攻不克而築九壘九門攻圍城而結九營於鄭壩村以待王王既

破江陰侯軍於永平欲疾師掩大寧諸將各駭懼
交諫王曰今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
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老弱乃在城攻之不半日
可下城既拔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
則潰耳北平溝深壘高雖百萬衆豈易可得窺哉
吾正欲頓堅城之下曠日以老之第從予行勿憂
也遂進薄大寧都指揮朱鑑戰死松亭關師潰於
是王乃駐師城外以单騎入城見寧王執王手伏
地慟祈為草表陳謝語甚哀寧王大信之亦相持
而哭從官乃稍稍入城陰結諸三衛胡并思歸之

士皆許之約堅定王乃辭還燕寧王郊餞之王乃
好請寧王欲與俱而大軍擁以行不得還寧王繞
至燕則王妃妾世子已爲燕王所遣將迎之矣於
是三衛夷及護衛官校戍卒皆爲燕而靖難師益
大振時景隆悉力攻北平不能下士卒日夜植戟
風雪中苦不得休息士凍死及墮指者甚衆而景
隆勒九壘人各爲戰諸壘非受命毋得動王聞乃
大喜曰違犯天時而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悉
精鋭前攻一營盡殲之莫敢救遂連破七營城中
聞王師還亦出兵以應之内外夾攻景隆乃大敗

宵遁還德州於是諸將前稽首賀王神筴如此誠臣等所不及王曰嚮君等所言皆萬全我未用者度機有可乘耳然此幸中不可法後有遠畧頗無難於言諸將益悅服始黃子澄等旣違衆力薦景隆景隆敗匿不敢以聞獨言南卒不能北苦寒次德州以爲解　天子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即軍中賜焉而景隆顧愈驕觀望不盡力明年大軍次白溝河都督平安瞿能戰疾力敗燕師已旋風起王見其陳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崩之遂斬都督能乘風縱火而師大奔潰能於諸將中

最忠果戰死大軍爲喪氣而景隆奔德州王進薄德州景隆遁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萬而兵食日饒進圍濟南叅政鐵鉉叅賛高巍自臨邑入濟南固守以捍師燕悉力攻不能下乃堤水以灌城鐵叅政令登陴人人皆哭呼請降撤守具出人于城外伏地哭請退師以受降時靖難師起踰年圍濟南三月矣戰守苦而所有僅永平保定北平三城而河南北諸郡縣皆旋破旋守不肯下聞濟南降乃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襟喉夹即金陵完亦足畫中原以自守遂下令

退軍軍中皆大喜呼萬歲鐵㕘政乃懸鐵板於城門伏壯士闉堵中約伺王入頃共呼千歲而下板拔橋冀得王乃遣人請王入撫諭王策馬張蓋從勁騎數人往徑渡橋抵城門門啓門中人呼千歲而鐵板下巳遽傷王馬王大驚乘從者馬却走橋下伏兵發方斷橋而橋猝不可動王躍而過復合兵圍濟南鐵㕘政令守陴者皆怒罵攻益急而㕘政隨機應禦卒不拔顧往往出不意募壯士出捕殺燕王兵僧道衍曰師老矣於是撤圍還北平而鉉及盛庸等遂進復德州諸郡縣兵大振詔進鉉

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而召李景隆還釋不誅於是黃子澄乃慟哭於朝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天下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已燕師襲滄州破之略臨清上抵東昌歷城侯庸兵部尚書鉉誓師逆擊大破之斬其將張玉時大師圍王者數重以有詔詔列侯吏士必生致王毋動毋使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免王還屯館陶已還北平犒師哭張玉而後入三年春王留世子居守大集兵而南曰先人薄入守北平曠日將坐而受制至保定召諸將議所

向丘福等請定州王曰不可兵野戰則易攻城難
今盛庸軍德州平安吳傑掎眞定今攻城彼合勢
而來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此危道也吾引軍而南
三軍必有合者獨伺便擊之敗一軍餘膽落矣豈
必攻城哉三月俟庸兵營夾河敗燕師斬其將譚
淵王戰益奮天大風揚沙庸師敗績眞定諸將及
燕師戰單家橋敗績乃走還眞定於是王患諸將
嬰眞定城不出難猝破欲致之乃散軍四出掠糧
食而令卒荷擔抱嬰兒作避兵民具入城言狀吳
傑等果喜以爲燕軍乃空乏又勢散可擊遂出軍

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而營王聞之趣進渡河諸將曰今日十惡此兵家所忌請竢明日王曰時幾不可失也緩之使復入城難動矣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進遇於藁城傑等爲方陳以待戰王曰方陣四面受敵一面破餘自潰矣乃以兵綴其三面而悉精銳攻其東北隅與大戰王所建者旗矢如蝟集其上戰未決會天復大風發屋折樹王以驍騎繞出大軍後疾乘之大軍復大敗吳傑平安僅得免入城於是王遣人送所建旗還北平謂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遂進次大名　天子以北

兵益進不解乃陽詔齊泰黃子澄等受付託不效奪官籍產寘于外以謝燕實使外募兵於是王上書謝罪請罷諸將兵　上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觀對曰燕久駐大名暴雨爲沴將不戰自困矣宜遣使報之以弛其備候諸道軍集入衛乃調遼東兵襲北平彼歸援而掩之可破也使人往反間吾事濟矣乃草詔赦王父子及諸將之罪令歸國勿預兵永守藩王大怒欲殺使者已乃釋而遣武勝來上書言前大理少卿嵓來諭臣以偃兵息民臣將校不無疑於權姦之欺而臣父子則已

欣戴　陛下之仁矣而嵒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發兵絕臣餉道要殺臣將校守臣約不敢鬬而彼必欲求釁畧不見捨是中臣將校之所疑孤臣父子所欣幸也惟　陛下幸察　上得書欲罷兵孝孺執不可曰　陛下即罷兵兵一散難復而燕或長驅來將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願毋惑甘言縛勝等付獄於是王大怒以　天子執信使不肯解禍激怒其士卒而潛師焚濟寧沛餉舟數萬艘於是諸將以乏餉故不得復集大軍北嚮如異時矣大總兵平安自真定率師攻北平靖難兵還次

定州大同將房昭率師取保定靖難兵還援保定諸軍敗績燕王還北平四年春正月靖難師攻東平狥徐沛次于渦河拔蕭總兵安魏國公煇祖連敗之北將懼議旋師指揮能獨奮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以得天下今屢勝至此柰何以一挫自退歸乎且王自度今寧能北面事人也戰有進死無退生諸將言歸者皆不忠當斬以狥衆乃懼不敢言王遂決意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以敗故北歸召輝祖還何福軍益孤移靈壁夏師潰于靈壁副總兵陳暉平安等皆被執燕王師渡淮至盱眙侯

庸敗走遂徑趨揚州於是　天子詔天下勤王遣使分道徵勤王兵燕兵克儀真六月癸丑朔括船于瓜州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庚申靖難師次龍潭方孝孺曰今城中尚勁兵二十萬城高深食足請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中足固守以待援帝然之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尚書茹瑺曹國公李景隆都督王佐如燕師請和瑺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汗浹背稱萬死不敢仰視王慰勞之頓首不敢發一言王曰公等有言第言之無恐久之乃頓首言　上位願割地講和王笑曰公等

今日顧爲奸臣作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安所事地況　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地又不當得地但縛奸臣來吾其心焉即解甲謝罪謁　孝陵歸藩耳瑞等唯唯退於是都督徐增壽謀內應開門約降乙丑昧爽靖難師至金川門谷王穗曹國公景隆開門降

上焚宮避位去　皇后馬氏崩是日立賞格募文職官迎駕自歸者宥復官清宮者三日王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即　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壬申塟　建文皇帝以天子禮實　馬皇后

從侍講王景請也　詔禮部一應建文中所更革法度儀章號名悉復洪武中之舊仍以洪武紀年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於是方黃齊練諸臣終不屈死難而禍亦㐫㐫烈矣先是戶部郎郭任言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而不務其本過也夫今日除財粟以備軍實本誰爲者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將曠日既久銳氣竭而姑息從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將坐自困耳願　陛下熟計而蚤斷其中工侍郎卓敬請徙燕王都南昌以爲燕王智勇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從興也宜徙王封
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
勢也勢非至剛莫斷而幾非至明莫察惟　陛下
少加意熟慮疏上不能用顧削燕護衛而靖難師
起於是監察御史康郁上疏言人主親其親然後
不獨親其親今此諸王以親則　太祖之遺體也
以貴則　孝康之手足以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
即罪誠可廢而　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之手
足可念而叔父之恩禮不可虧也　二帝在天之
靈有子有孫身爲天子而或使殘戮其心將何如

哉此皆殘酷豈儒持一已偏見廢天下大公疑之
大過慮之大深流而至此臣每慕念未嘗不爲之
流涕也方周王不執之際進言者曰六國反逆漢
帝未嘗不削執法者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
於是乎周王擒遷湘王焚死代王被廢而齊又告
反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爲燕計者
必且曰兵不舉則禍必行是激之變也燕之舉兵
今兩月餘矣前後調兵五十餘萬而一夫不獲出
入帷幄圖大謀艱之臣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然
臣竊悲之諺曰親者割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

言殊有理惟　陛下少埀思省興滅繼絕釋齊王
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以殊禮
如周公故事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息兵請民
於以全親親之恩天下幸甚而前都督府試斷事
高巍亦上書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提三尺滅無
道秦封三庶孽分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
景以不治之痼疾文帝寬厚尚不免斗粟尺布之
謠景帝刻深又輔以晁錯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
禍蓋漢祚幾危我　太祖皇帝之起略與漢祖同
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列碁布比諸古制雖分

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願引漢自鏡勿行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推恩之令獨斷其意命秦晉燕蜀子弟分王於楚湘齊兗楚湘齊兗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餘府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二疏上又不能用晏然於稽古禮文之事而靖難師益進已曹國公景隆將軍愞選觀望而遂亡江上老人言　高皇帝大漸時封鑰一小篋固甚授子孫戒遇急難乃啓靖難師入城啓之則楊應能度牒也諸披剃物悉

具遂削髮披緇從御溝中出云時宮中火起倉卒咸以　建文君自焚死無知者居久之頗有聞
上遣給事中瀅巡天下名訪張僊傷已又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名招諭東南夷實蹤跡之然竟不能得正統五年思恩知州岑瑛出行部有僧當道坐呵不起曰我建文皇帝也自蜀歷滇南今遊方至此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瑛大駭聞巡按御史令傳至藩臺長身巨鼻音如洪鐘曰我朱允炆也御史詰曰老和尚事真僞未可知卽真也天下事今大定若至此欲安所爲乎輒應曰天下大定吾

尚欲何爲顧吾今老矣此一把骸骨當可付何地欲歸還塟父祖陵旁耳御史爲奏上驛送赴京師號老佛寓京大興隆寺京城内外僧拜謁無虚日曰此海外高僧也言官恐惑衆請下于理　天子終不忍以太監吳亮嘗經侍建文君使探視老佛見亮卽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便殿時汝尚食食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時手執壺據地餂食之乃何云非是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於是取老佛入西内後不知所終或曰以壽終葬西山不封樹云

卷之二終

皇明書卷之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成祖文皇帝帝紀

上既入自燕靖內難嗣位詔仍以洪武紀年秋七月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大赦遷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允熥允熞允熥為廣澤懷恩敷惠王尋廢死大封靖難功臣始開內閣先是洪武初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巳汪胡繼用為相然不得領三公及汪胡敗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

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當是時惟翰林春坊官詳諸司奏啓殿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如畀時至是　上念機務殷亟難獨綜而治要在任人也始即位即名翰林待詔解縉侍左右親用陛侍讀已見中書舍人黃淮才名與語大悅之改編修凡視朝命縉淮立御榻左右備顧問尋遷翰林修撰胡廣爲侍講楊榮爲修撰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與縉淮共七人竝直文淵閣看詳章奏　上少間

諸閣臣時時展前預謨議率漏下數十刻乃退盖
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擢夏原吉爲戶部尚書蹇義
爲吏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當是時　天子初
易位衆疑洶洶　上旣掃除廓清乃鋭意治安爲
順守規蹇夏經綸悃愊七臣者內與密勿外酧政
幾而治彖鬱興冬十月勑重修　太祖皇帝實錄
命解縉等繙閱建文中羣臣章疏係軍馬錢穀數
者留中餘涉指斥者悉焚毀已從容問侍臣曰爾
曹宜皆有之衆稽首未應修撰李貫曰臣實無
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

家危亡時在近侍無一言登稱臣職哉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事彼則忠於彼事朕則忠於朕毋爲曲蔽也十一月立妃徐氏爲 皇后擢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叅議 上卽位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無至者江西以伯昂首應詔故立擢用

永樂元年癸未春正月元日勑百官言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體好生大德爲天下主保養生息三十餘年六合晏清禍亂不作曶奭闔昧咸際昭明亦惟我 皇考能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

務旁求民隱宣通德意以臻茲盛朕荷　天地祖
宗之靈克靖内難繼承大統以主天下重惟天下
者　皇考之天下軍民者　皇考之赤子卽位以
來兢兢夙夜思爲撫安爾諸文武羣臣其體朕懷
毋怠毋忽毋貪毋爲掊克毋縱詭隨持爾廉平秉
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忠恕以守我　皇考之成
憲其方面風紀之司牧守郡縣之官教育之任當
悉乃心力圖乃職務以民心爲心順其欲惡察其
利害而興除之遂其仰事俯育之心教之孝弟忠
信尊君親上之行其懷道抱德若行能可稱者亟

皇考太平之福哉爾或不率惟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敢貸其武臣當藩閫之權受邊方之托任屯堡之事者亦當悉乃心力深其計慮嚴紀正律以潛消釁隙保固城池務以軍心為心察其寒暑饑飽為之矜恤調護愛惜其力毋侵牟其利庶幾軍不失所共享我皇考太平之福哉爾或不率亦惟皇考之明罰具在朕不爾貸嗚呼民出賦稅以贍軍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弗養民非軍弗安其悉心一志敬慎保安以副朕拳拳之意命實源局

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北行部以郭資雒僉並爲行部尚書平安爲都督府僉事三月朔羣臣表請立　皇太子勅答曰朕嗣承大寶恩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矧於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宜豫成其德業未允所請誅遼東指揮同知沈永虜寇遼東永不能進討又匿不上聞故也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以大寧地畀邊夷兀良哈爾扈靖難功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

吉治水江南太白出昴比　上以中外文武臣多
及事建文懷疑懼不安下勑申諭言朕惟自古天
生一代致治之君必善用一代輔治之賢唐用王
魏尉遲或取之亡國或釋之嫌怨或舉諸仇敵宋
用范質王溥皆先代舊臣石守信王審琦皆前朝
宿將著在信史可具覆也元有天下海宇之廣生
齒甲兵之繁財賦之盛宜莫能難我　太祖高皇
帝不階尺土一民卒平禍亂而有天下蓋由推赤
心以用人取才於異代釋憾於仇怨故能創業垂
統身致太平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屢遭

內難如釜魚罝兎決無生理爰不得已起兵自救竟以一隅之力敵天下之兵大戰數十小戰無筭卒平禍亂此豈人力實惟佑命朕蒞治來恒思天下者 父皇之天下文武百官皆 皇考舊人或所教育以遺子孫素非讐怨他人之比誠信委任纖毫無間故今之任機務典宥密者皆非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共知也比聞羣臣然且懷疑不安其職深用悼歎夫以 父皇格天之德天命眷顧之隆故俾朕躬克承大統朕今有位其敢違天命與 父皇以為治乎曩在鋒鏑中所虜獲

將士尚且不輕殺一人今為天子顧肯加怒惡於人耶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盡忠於國者雖讐必用心懐異謀者雖親必誅比隆前規以臻致治敢有上負 皇考妄生疑間自分彼此譸張訕謗者罪無赦更上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謚六月詔陝西停王府工作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九月下求賢勅曰朕以眇躬獲承大統永惟萬幾不敢暇逸思旁招俊乂光輔邦家必明目達聰以弘視聽爾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沈滯下僚或可劇繁而優游散地

或抱道懷才而隱田里其具舉以聞毋娟毋濫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又敕百官言朕聞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蓋禮樂寬柔譬之膏粱以養生刑政剛猛譬之藥石以伐病膏粱伐病秖益其病藥石養生適傷其生時措之宜茲惟艱哉昔在元季中華禮樂之區悉爲左衽沉浸百年風俗之汙染非但若夏季之慆淫也反側之睥睨非但若殷頑之弗率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大聖之資當天造非常之變服古人之所未服齊古人之所難齊亦權時

宜不得已而用刑矣及立爲典常先定律法損益
更改十年乃成復作祖訓傳之子孫墨劓剕宮竝禁
不用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聖謨永
念刑措爾惟相朕賞彰天命刑奉天討職亮天工
以保兹天民哉爾惟盡心勿謂忠爲有餘爾惟盡
力勿謂力爲不足爲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
必怠故廉不憖貧以廉爲制行之常勤不羨逸以
逸爲賊德之本且計利者必害患失者終失莫非
事也繁簡安其所遇莫非職也崇卑惟其所處爾
羣臣所當知也勿爲朋比比必至於淪胥勿縱利

口利口必至於傾覆勿爲奸欺必至於敗露勿爲
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
威福者逆天貪汙恣情欲者速禍讒殄惑衆志者
啓刑爾羣臣所當戒也夫刑者輔治之具古聖
帝明王及我　皇考之所甚重不得已而用之者
也輕重一差死生立決乃或信讒而執單辭深文
而中良善納賄以紊是非作威而駭曲直自作聰
明發瑕摘纇法外求情致人於死鬼神森布甚可
畏也朕爲此懼審克惟勤乃有懷殘忍之私遂酷
吏之規詭朝廷之寬恤惑天下之人心所謂利口

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況於中人寧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怙終常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非分之恩豈能常所謂怙終殄絶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請託行私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依同爲讒邪以諂忠良同爲奸究以護私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淪胥者爾惟戒哉朕務宵衣旰食豈誠惡逸好勞爲上帝之監觀守　皇考

之基業惟爾羣臣爲國爲民有猷有守以輔予治
化上荅天命嗚呼民命至重鬼神難欺操刀而割
尚有血指之虞嘗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
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故夫刑罰宜悉
乃心毫厘之差死生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詎
止吉凶之應及於一身抑且殃慶之流逮於後世
爾惟戒哉爾惟體朕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庶俾
寬而非縱嚴而不殘囹圄空虛底于刑措國家有
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欽哉高唐州民王政
以言事稱旨擢刑科給事中鎭雲南西平侯沐晟

言車里宣慰司土官侵威遠地據其知州請討之
上以天下初定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
舉傷人必多宜文誥撫諭如不從舉兵未晩於是
刀遣荅儋櫂歸所虜知州及所侵地謝罪歷城侯
盛庸長興侯耿炳文尋爵死建文中庸炳文嘗將
兵至是并諸子皆坐戮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
朕即位來常恐下民失所夜宮中秉燭獨坐閱輿
圖思何郡罹饑荒當隱恤何郡迫邊塞當豫防日
出與羣臣議行之近河南旱蝗即遣使省視如斯
民小康朕之願也勑河南布政使賑恤言朕為天

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賑貸　詔郡縣考滿官課最者皆於六科辦事言事尋名給事朱原等謂曰朕夙夜慮天下有失所之民四方利害未有知也故選郡縣官直六科冀欲有聞令未嘗有一人言者豈天下事皆無可言乎在朕左右且然況遠在千里外乎汝等可以朕意諭之制給由官條所部民情利病以聞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浩失條陳下法

司訊敕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以上巡按御史及按
察司察能否貪廉之跡具奏定武職新舊官比試
替襲法諮軍民利病諸百工技藝之人許具實敷
奏十二月徙天下殷實戶實北京
永樂二年甲申春正月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
齎璽書召世子如京師夏四月立世子高熾為
皇太子封子高煦漢王高燧趙王并封楚蜀王諸
王子各為王簡東宮官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
金忠並兼詹事餘具以閣臣充命翰林方局官日
講經史東宮凡講義皆內閣閱正縉閱其下士奇閱

易廣閱詩㓜孜閱春秋㓜孜與士奇作易詩春秋直
指以進擢僧道衍爲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
靖難兵興道衍主與師圖王之斷故也命侍臣輯自
古格言善行有益太子者爲書曰文華寶鑑授
皇太子皇太子拜受退　上謂解縉等曰昔　皇
考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充廣之
益以　皇考謨訓子孫能世守此亦足以稱賢君
矣昔秦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授太子以韓非書
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故亂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
等燕輔東宮宜以此時時導諭之　上御奉天門

名六科給事中諭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臨百官裁決幾務有失中宜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縉曰求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敢爲者强於已敢言者强於君此王魏之所以難也使進言者無畏聽言者無忤天下何憂不治命太子少保姚廣孝賑濟蘇湖秋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專醜詆宋學諸勅還鄉里杖之且焚所著書冬十一月錄四奉天殿刑部尚書賜言奉天征討官有獄請議功　上曰刑賞者天下之

大法也不以功掩過亦不以私害公曩奉天征討
功崇[illegible]之爵賞矣今有犯而不誅何以爲理論如
律勑賜賚內閣臣皆與部尚書同賜三品服色緡
等辭謝　上曰天下事皆朕與卿容共平章非若
六卿分職者比勤勞翊贊在部尚書下哉以賚
功勤又何以品級拘也設天津衛于直沽特直沽
建倉百萬備海運粟以海口地腴乃調沿海諸衛
軍城築戍守之曹國公李景隆有罪獄死坐僭踰
不法匿亡命謀不軌也廷鞫景隆呼曰陛下非臣
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

他人來汝乃亦開門迎耶景隆語塞死獄中勑各衛所軍餘願耕種者不拘頃畝儘力墾種自收官毋得比較

永樂三年乙酉春正月復順天永平保定民田租二月命學士縉選進士科才識英敏者改庶吉士進學文淵閣名見　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自成者爾等自千百人中拔起爲進士又自進士中拔起至此固時英俊然當立心遠大毋安於小成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文必闡天人之藴竝作者之盛古人文學豈必

天成亦積功所致爾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朕不
煩爾以事給爾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學毋虛文
以負朕期待之意三月改黃福爲北平行部尚書
陳瑛譖出之也夏勑戒諸王詔賑江東饑秋名戶
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冬十月盜殺附馬都尉
梅殷殺庚吉士章朴時禁天下毋得收藏方孝孺
詩文朴犯令故也
永樂四年丙戌春正月南陽盜起　上謂兵部曰盜
無小不可易也不治將大元末汝潁盜纔數十人
卒以猖兵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

遣趙王居守北京三月 上詣先師皮弁行四拜禮已視學購遺書結牙思進玉碗却不受曰朕朝夕所用惟中國磁器甚適無事此爲也况此物內府故有之第意不用耳謂尚書賜曰今受虜獻必厚賚將來奇珍競至矣糜國費何益故不受也夏五月廢齊王榑初榑既復國而驕 上賜諭戒不從來朝又面諭曰毋忘患難時榑益自疑陰畜亡命養刺客僭恣爲呪咀至是來朝廷臣交露章劾治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當盡斫此輩 上大怒罷去其護衛及長史官屬

京師已廢為庶人安置廬州羣臣請罪其教授葉
垣等　上曰齊王克悖殆性習使然朕與王兄弟
至親出之囹圄寵以祿爵誠心溫辭開譬至六七
然且不悛教授葉曾三[illegible]況垣等已先自歸可
勿論六月己未朔日食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
征夷將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
左右副將軍將兵擊安南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
務刑部尚書黃福督軍餉時武臣言黃福乃建文
中舊臣不宜任　上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
疑唐太宗時王魏初皆讐怨後倚委任不疑兩人終

盡心輔政尉遲恭亦佐敵也卒盡其死力則太宗
誠無疑故也朕今惟賢才是用無間新舊勿復言
會朱能道病卒即命侯輔佩印代將是歲大營北
京宮殿勑秦晉守將練兵防胡既寧王允熈暴卒
永樂五年丁亥春二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
政司叅議初與丘福等守儲議爲漢王高煦所態
至是有譖縉泄初議以國家大計微後福者故貶
夏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年九歲矣命姚廣孝
及翰林待詔曾瑄鄭禮等侍講讀以經史所載孝
弟仁義與帝王大訓可經綸天下者日講繹涵養

冊章句文辭五月安南平詔置交阯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詔徵用交阯人才乙卯　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議海運設都漕運使司冬十月辛巳朔日食十一日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陞外任

永樂六年戊子春三月免河南山東山西民逋負夏四月己卯朔日食六月論平交阯功封沐晟黔國公張輔英國公今柳升安遠伯秋八月交阯簡定反冬十二月復遣英國公輔往討之是歲諸番各遣使入朝貢　上行巡北京詔曰昔成周營洛肇啓

兩都有虞勤民尤重廵省朕祇率彜典馭統初已
升順天爲北京今四海清晏省方惟時將以歲二
月廵行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過親王止離
城一程迎候官軍民於竟內朝見非經過之地毋
擅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咸有具毋煩民
諸司毋得輙有所獻
永樂七年己丑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道西南
夷起復楊榮爲閣學士二月　上發京師詔吏部
尚書義兵部尚書忠大學士淮侍講士奇輔　皇
太子監國學士廣侍講榮幼孜尚書原吉從諸天

下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請行在餘悉啓
皇太子處分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汝四
人爵寄勉輔太子唐太宗簡輔監國必房玄齡其
敬之哉前忠誠伯茹常下獄死都督平安暴卒三
月 上至北京夏五月營山陵于天壽山塋 仁
孝皇后秋勑淇國公丘福將五將軍出塞北擊虜五
將軍俱敗沒前給事中郭驥使虜爲本雅失里所
殺 上聞之念虜不滅不靖也乃遺書諭 皇太
子曰比以淇國公從征久授籌畫令帥大軍征虜
冀必能任事乃辱國如此今不擊虜禍邊益深今

選將練兵朕來春將親征國家之事爾任之必慎重毋忽冬英國公獲簡定檻送京師陳季擴走永樂八年庚寅春正月召英國公輔還詔黔國公晟總諸軍雲陽伯旭副之討季擴簡定伏誅二月敕天下布按二司言朕惟古之善治者必重守令以爲生民休戚所繫命也朕巡狩北京考覈吏治惟汶上知縣史誠祖公無逋租田靡蒿萊人民樂業治有異效已褒賞陞濟寧州知州其易州同知騰貪酷無狀已加重譴今天下之大守令之廣朕豈能周知爾等居承宣風紀之任所轄郡縣官其

賢否治忽宜必知之其具實以聞加黜陟焉北征遂擊阿魯台於靜虜鎮還次擒胡山勒銘次清流泉再勒銘而還秋七月 上還北京冬十月還南京詔贖民鬻子

永樂九年辛卯春正月命英國公輔復會兵討交阯二月命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三月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初建文中瑛以交通藩邸坐譴及即位得名用爲羅織苛刻建文諸臣得罪深瑛之力居多至是爲給事中耿通中允劉子春論劾獄死藉其家夏五月倭寇浙東六月逮交阯叅

議解縉于錦衣衛獄臨城縣饑當發粟三千七百石乃賑戶部持不許　上曰國家儲蓄本以供國濟民有土有民將財用自裕豈憂儲蓄哉隋開皇間民饑不肯開賑聽流移就食歲所積可供數十年適大敵資此前事永鑑也自今遇水旱民饑卽開倉賑給爲著令冬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官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是非眩瞀故也命閣學士廣儼淮士奇榮幼孜爲總裁十一月立　皇太孫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令在京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

正官各舉堪任牧民風憲者以聞是歲免陝西民逋負
永樂十年壬辰春正月元夕賜羣臣宴禁差守令三月勑河南發粟賑民冬十月命　皇太孫閱武方山
永樂十一年癸巳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及宴先夕禮尚書呂震言日食與朝賀時先後不相妨請朝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

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來者言虜是日罷宴仁
宗大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後簡老成大儒輔
皇太孫羣臣推智　上喜曰智雖老然識大體能直
言不阿向正旦日食吕震等欲行賀禮獨此老與
士奇意同可任也遂命授　皇太孫經㪯方黄齊
練遠親被告者勿論二月命尚書義學士準諭德
士奇洗馬溥輔　皇太子監國　上巡狩北京禁
諸司進獻設貴州布政使司秋八月遣吏部員外
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二月交阯平
永樂十二年甲午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三月

上親征兀剌命　皇太孫從　上謂侍郎廣幼孜榮
曰朕長孫天錫勇智令侍行俾知用兵行師之法
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間其
即以經史於前講誦庶不廢學也語太孫曰前代
帝王多生長深宮狃富貴安逸於民艱國務懵弗
究以亡國者多矣汝將來有嗣統之寄須勉力於
學天下事不可不周知天下人艱難不可不涉歷
聞見廣涉歷多庶心胸開豁不疑於幾事也夏五
月　上將五將軍出塞閱武陽林戍追敗虜于土
剌河乃班師曹縣獻騶虞尚書震請率羣臣朝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爲上瑞騶虞何
益止勿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當爲國爲民汝能
效李沆不奏祥瑞不亦善乎震退　上顧侍臣曰
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六月丙寅朔日食秋八月
上親征京交阯陳季擴伏誅閏九月逮居守學士淮
諭德士奇洗馬溥下獄尋宥士奇還官十一月命
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閣臣曰五
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有議論發
明者其博采增附周程張朱諸君子語性理之言
如太極圖通書西銘之類皆六經羽翼宜類聚成

書務精備以垂後世命廣等開館東華門外纂修之

永樂十三年乙未春正月殺前交阯參議解縉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轉運罷海運秋七月誅貪殘守令九月勑防邊

永樂十四年丙申春三月改封趙王王彰德漢王王青州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尚書震助為言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時時有之朕未嘗不惕然于心敢自謂太平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其君爾

欲處朕太宗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也遂不許學士廣作郊封禪頌以獻夏四月錦衣衛指揮紀綱伏誅以弄權作威故也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翰林學士五月壬辰朔日食秋八月作北京西宮名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詔豐城李彬鎮交阯九月始令民養種馬納駒　上還京師議營建北京於是羣臣上議言北京乃　皇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倚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足以控四夷而制天下誠帝王萬世都也比年車駕巡

衍四海會同人心恊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
充盈良材巨沐千里咸集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
勑所司營建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永樂十五年丁酉春二月廢谷王橞爲庶人二月漢
王高煦有罪居之樂安州三月　上巡北京夏四
月丁巳朔日食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
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山東旱蝗六月建北
京郊廟宫殿秋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冬十月
癸未朔日食十一月以趙羾爲兵部尚書督塞上

也

永樂十六年戊戌春安南黎利反三月初令民運夏

五月殺贊善梁潛司訓周冕秋七月遣禮部侍郎

胡濙巡江西浙江冬勑修武當山宮觀成

永樂十七年己亥春起復吏部尚書義輔監國南京

夏都督劉江破倭奴於黎海堝封廣寧伯秋七月

勑慎選守令冬學士榮疏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

法司積弊　上容色諭曰卿言時弊實切當但卿

爲朕腹心進此言卽羣臣相猜隙爍生矣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畀監察御史鄧眞使言之奏

下諸司股栗咸免冠謝死罪詣申勑而退頒爲善
陰隲孝順事實于天下
永樂十八年庚子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
閣大學士十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都指揮衛
青擊破之秋八月丁巳朔日食九月北京宮殿成
改行在所爲京師名　皇太子及　太孫如京師
冬十二月　皇太子　太孫至京師
永樂十九年辛丑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
朝賀戊寅大赦天下舉賢才禮高年存恤鰥寡孤
獨及篤廢殘疾者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夏

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禁誹訕遣尚書
義等巡行天下撫軍民秋八月辛巳朔日食冬十
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
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永樂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食二月議北師
餽餉三月　上親征夏五月次獨石大閱六月次
通州匋至闊灤兒海乃旋師至威虜令碎李陵臺
驛沉其碑河中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九月還京逮
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錦衣衛獄尋釋復
官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春三月蜀王椿薨諡蜀獻王夏

五月常山中護衛孟賢謀逆伏誅六月庚戌朔日

食秋八月　上北征虜酋土干降封忠勇王　上

班師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春正月逮朝覲官于錦衣衛獄

尋釋之夏四月己酉復出塞北擊胡次荅蘭納木

兒河抵白邙山餉不繼乃　上感異夢夢人云上

帝好生召學士榮幼孜語之榮幼孜以軍中宜記

言固力請班師秋七月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

歌　高皇帝御五章曰此　先帝所為垂諭敘創

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湎之失者也朕服之旦旦不忘因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民恤民之事仍命內侍歌之飲盡歡而罷己丑次倉庢城 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辛卯 上崩八月壬子訃至京師九月 上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上知人善任委閣學士爲腹心嘗於宮中忘一事問左右皆不省藎沈思久乃得之喟然曰以一人智慮萬幾浩繁欲無惑忘也難矣時時爲近臣言萬幾務當省錄備顧問朕行未合理當熟諫勿避名六部尚書

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繁念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可從容陳論毋以且晡朕倦聽納也雖數在軍然親倚諸學士益深呼秀才不名時時坐帳殿名諸學士語語移時或夜漏下數刻乃退謂諸學士曰凡軍中一切動靜若謡言有聞即密奏又敕閽者諸秀才有事入見朕聽非時入毋阻嘗中道相失急遣將四出尋之未至　上念甚時時問左右諸學士來未蓋倚毗如此御馬監詣戶部索白象食穀尚書辛以聞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奪兵食以飼之此所謂率獸食人計象一日所飼

穀當農夫數口家一日之食豈當暴殄哉朕爲君職在養民禁勿用名監官切責之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華致造器通政使尋奏之　上曰數年兵荒百姓與苦甚焉何重困爲乎福建三司官奏栢瑞生花下勑曰朕於生民休戚未徧知也故任官以圖安輯乃置導民疾苦不言栢花爲瑞是朋比爲妄欺夫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草木之花何有哉自今有復爲欺罔者罪無赦故是時近臣密勿大臣襄直四海洽清萬務咸適焉

稗史臣曰臣考觀　文皇帝時自廟堂郊社追服

色官名壹未嘗不遵我　高祖之彝制也御門抬
所服衷衣弊衲而復出語侍臣言我　母后之德
也躬補綴裳衣朕何敢忘焉又廣聽納親儒是宜
光有顯名而天命饗保也廟號　太宗　世宗時
上尊謚　成祖肇都今京師奄長陵

皇明書卷之三終